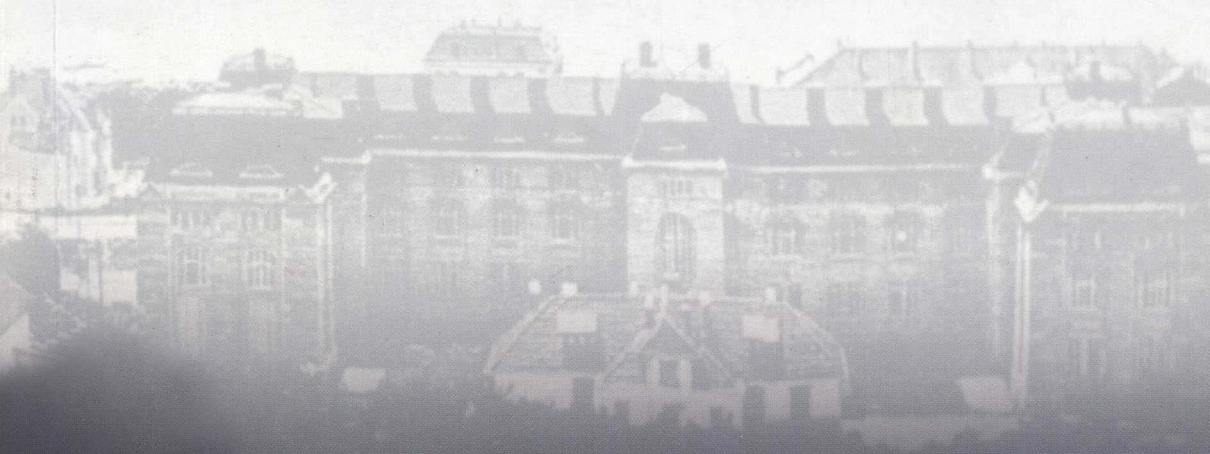


鲸吞与拼争岁月

——列强并吞青岛争夺山东忆录

陈昌本 编著



鲸吞与拼争岁月

——列强并吞青岛争夺山东忆录

陈昌本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鲸吞与拼争岁月：列强并吞青岛争夺山东忆录/陈昌本编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39-4751-3

I. ①鲸…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642 号

鲸吞与拼争岁月

——列强并吞青岛争夺山东忆录

编 著 陈昌本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751-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尘封史页（序）

青岛，是中国黄海岸边山东胶东半岛上的一颗闪光的宝珠。

这宝珠，背靠雄伟的崂山，面朝广阔的胶州湾，宝光灿烂。它的宝光吸引着两条巨龙，一条是从浩瀚的太平洋经黄海，扎进胶州湾的通达四海的海龙，一条是从富饶的华北大地经津浦、胶济大动脉飞来青岛连接中原的陆龙，二龙戏珠，海陆交融，青岛，成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通往中国的繁荣昌盛的巨港！成为名扬天下的中华宝珠！

你知道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曾一次又一次鲸吞过这颗价值连城的宝珠！

你知道吗？中国人民为争回这颗宝珠，引发了以“还我青岛”、“严惩国贼”为口号的“五四”爱国群众运动，点燃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救国图强的民族觉醒的星火！

你知道吗？这颗宝珠的命运，影响了上世纪初，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一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挣脱帝制后的一代爱国外交官，在多次国际会议上为争回青岛和山东权益，奋力呼号呐喊，谱写了中国从列强手里争回失土的序曲！

这就是青岛，经历了德国和日本二十四年殖民统治悲壮历程的青岛。

这段历史尘封已久，老年人记忆模糊了，青年人只听长辈说过

一些片断，在当今倡导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该让这些悲壮史实，这段艰难历程，走出历史档案，起史鉴的作用了。正像我国多位领导人所说的：“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

你了解列强鲸吞青岛、争夺山东和中国争回山东权益的来龙去脉吗？让我们翻开尘封史页。翻开的目的是为了重温史训，告别那个落后挨打的岁月，告别那个列强以强欺弱，弱国主权沦丧的岁月，开辟国与国之间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和谐繁荣的未来，让那逝去的伤心岁月永不再回来！

陈昌本

于北京沙滩子民堂

2008年5月完稿

2009年12月改毕

目 录

尘封史页(序)	1
第一章 宝珠闪光	1
第二章 悲剧启幕	21
第三章 开埠沧桑	50
第四章 夺珠恶战	66
第五章 逼签密约	75
第六章 巴黎抗争	96
第七章 险峰雄辩	124
第八章 爱国星火	139
第九章 愤然拒签	157
第十章 正义之声	182
第十一章 海外交锋	204
第十二章 归程鏖战	257
第十三章 还珠时刻	287
作者致谢	318

第一章 宝珠闪光

—

我的爷爷跟我说：青岛原本不叫青岛，叫鲍岛，是胶州湾前海沿上的一个大村，因为历来江淮一带的船只北上进京，在鲍岛的前海沿放锚歇脚，人们就把前海沿叫做“淮子口”。船只来往多了，人们就在前海沿建起了保佑商船渔家的天后宫，就是妈祖庙。这一建宫，鲍岛村可就热闹了，每逢正月初一和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天后宫就有庙会，北地里胶州、即墨的香客也来赶庙会，渐渐地，鲍岛村形成了五日一次的集市，集上最兴盛的是鱼市、粮市、劈柴市，商船、渔民需要粮食、劈柴，乡民们最喜带鱼、鲅鱼，自然买卖兴隆。

我的爷爷生于光绪十三年，他说：他小时候跟他爹到鲍岛赶庙会，先到劈柴市卖果木劈柴，那是客栈里买去烤鱼烤鸭用的，换得钱总要买两个火烧揣着，赶到天后宫看光景去。天后宫大殿前的广场上又踩高跷，又跑旱船，热闹非凡，碰上演“撮头子”木偶戏，就再也挪不动步了。这成了我爷爷对自己童年的最美好的回忆。

其实，青岛建市前，胶州湾不光有前海沿的淮子口，还有女姑口、金家口共三个港口。后来，人们把胶州湾海口统称淮子口，湾

口上青岛河畔的前海沿海港，就称做“青岛口”了。

胶州湾三个港口开辟为海港，明代万历年间即墨城县令许铤有一份功劳。

明朝初年，倭寇侵犯海疆，明朝廷因为已经平复云南、贵州，即调迁云贵官军到山东、江浙守海疆，广建卫所，胶州湾就建有浮山所。当时，连年战乱，胶东地广人稀，军队移防时，连带迁来大量移民，在沿海建村屯垦，以作卫所官兵的后盾。胶州、即墨一带的移民多从云南迁来。我出生的崂山西麓的丹山村，多为陈姓，就是明永乐二年从云南迁来即墨浦里，后到夏庄前古镇立村，至嘉靖年间，陈氏六兄弟迁往丹山再立村，形成了丹山陈氏的六个家族祠堂，繁衍下来。直到现在，乡亲谢世，亲人们为他们送盘缠，烧纸人纸马时，还要哭喊：“亲人呐，上马朝西南走，回云南老家吧！”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丧规。胶东一带，明初移民数量极大，有云贵移民，也有江浙移民，还有山西、直隶的移民，形成了规模不小的移民潮。

到明朝中叶，移民传了几代，村镇增多了，生活艰辛，民众就要求靠海吃海，下海捕鱼，出海经商，可是，那时候为防倭寇上岸抢劫，实行海禁，不准民众下海。人们只能望洋兴叹，抱着胶州湾这个鱼产丰盛、船通四海的金饭碗讨饭吃。

万历年间，胶州、即墨一带连年大旱，民不聊生。当时的即墨县令许铤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曰：“本县淮子口（胶州湾口门）系淮舟必经之路，而阴岛、会海（前海沿）等社，则海口切近之乡……宜宽其历禁，凡民船、商船之往来淮海（胶州湾）者，给以印照，封之标记。庶几淮海之滨，舟楫绎络，百物鳞集，民财可富，国赋易完……，遇灾荒，有此生路，亦不至坐毙。”

万历时海疆安定，倭寇骚扰减少，朝廷批准了许铤的奏请。从此，胶州湾开辟了女姑口、金家口、青岛口这三个港口。不几年，女姑口、金家口和地处青岛口背后的鲍岛村繁华起来。即墨县南乡各村出现的富户，多数是在女姑口开货栈、店铺，发了海运财、渔业财，暴发起来的，到清代，发展成了农商兼营的大财主。后来，

也是随着女姑口港湾的淤塞而衰落，多数成了破落户。

天后宫就是在胶州湾开辟三口以后兴盛起来的。从江淮顺海路朝京都北京运粮茶的船只从淮子口过往的越来越多，航海者们把台闽民众供奉妈祖海神娘娘的风俗带来了胶州湾，这样，在距今六百年前，就在商船靠岸的前海沿建起了“天妃宫”，船民上岸必拜妈祖。明末清初，列强屡犯海境，朝廷又行海禁，直到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平定海疆后，又一次在东海建海关卫所，解商渔海禁，胶州湾三口又兴旺起来。雍正年间，重修前海沿“天妃宫”，改名为清廷晋封的“天后宫”，雍正帝御题“神昭海表”匾，成为“天后宫”镇殿之宝。后经同治年间一次大修，一次扩建，一直保留至今。这保佑海运平安的“天后宫”，是后来兴起的青岛市市内的最古老的建筑，也是青岛历史的见证。

应该说，明朝和清朝初年的胶州湾是平静的，虽然几次经历倭寇的骚扰，但那时日本武士渡海登岸抢夺财产，抢满船仓就退去。我们丹山村的丹山岭，我小时候还见过山顶上有残存的藏身壕沟，老人们说：那是祖辈上山躲倭寇留下的痕迹。崂山脚下的人们生活是美好的，崂山山泉水是甜的，甜到不必酿制就似美酒；崂山的土是细的，细到烧出陶瓷砖瓦，有金石声；崂山的石是硬的，硬到用以砌墙盖房，千年不变形；崂山的景是美的，美到你看了闻了满山果花，会让你心醉。正因为崂山既美好又平安，明末清初出生的崂山白沙河边流亭村的理学家胡峰阳，才说了一句流传极广的名言：“千难万难，不离崂山。”后来演绎为：“歉而不歉，乱而不乱，唯居之崂山最稳。”这名言，在列强争相鲸吞中国之前，是灵验的。因为崂山远离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乱，一般打不到这里，崂山真的乱而不乱。崂山地肥水甜，只要老天爷给一两场雨，收了崂山特产地瓜，老百姓就饿不死，崂山真的歉而不歉。但是，到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黑暗时代，时势变了，列强首先看中的就是中国的沿海港口，首先立誓鲸吞的也是这些港湾，宝珠青岛与她背靠的崂山，和她面临的胶州湾成了他们鲸吞的猎物。俗话说：不怕

贼偷，就怕贼惦记。早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前，青岛这颗宝珠，就被人惦记上了！

二

我的爷爷告诉我，他的舅舅（我该叫舅姥爷）是女姑口驶船的船把式。有一天，码头上来了一个穿黑袍的大鼻子洋人，让船把式划船顺白沙河去崂山探河源，船把式们告诉他，白沙河是从崂山西流入胶州湾的季节河，划不得船。洋人就要求找个年轻人给他带路，走旱路探查。我这个舅姥爷上过私塾，是识字人，就领洋人上了路，此人沿着河岸，一会儿尝河里的流水，一会儿探河岸的井深，一直顺夏庄进了崂山，路上一个劲儿夸崂山水丰水甜，一直探到崂顶山泉，才原路折返。回到女姑口客栈，洋人又约他明天带路探胶州湾，说是要坐船绕胶州湾走一圈，当下，还送给我舅姥爷一个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金灿灿的人头像，说这是珍贵的纪念品。我舅姥爷手攥着这金黄色的头像傻了眼：这洋人给我金头像干啥呢？他是不是不怀好心？当晚，他跑到管辖此地的仁里乡报告，乡里的管事人拿起金头像掂了掂分量，说：“不是金像，也不是银像，是镀金假货，不值钱。这几年，好几个洋人在白沙河胶州湾一带转悠了，想必是为他们建教堂找窝儿。”

我舅姥爷说：“那他到海湾里转悠什么？”

“各国洋人都想在海湾里找给他们的轮船加煤的不冻冰的港口，好多洋人向船把式打听呢！”

“如实告诉他们吗？”

管事人笑了：“他给咱假货，咱也给他假话嘛，洋鬼子糊弄咱，咱就糊弄洋鬼子。胶州湾三口都是不冻港，可严冬一些海湾有冰茬儿，他问你，你就说：三九冰封。”

第二天，洋人坐船看海湾，到三口四岛，洋人问港湾冻不冻，我舅姥爷就说：“三九冰封。”洋人上岸时，我舅姥爷把假金头像交

还给他，说：“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假对假，找平了！”洋人听得半懂不懂，我舅姥爷已摇船走人了。

据说，仁里乡管事人教我舅姥爷的“糊弄洋鬼子”的招数，流传很广，后来，好多洋人向船把式查访胶州湾三口港湾情况，回答总是：“三九冰封。”

洋人到胶州湾来是干什么的？是来探测青岛的港口、水源、风土、民情，为鲸吞这颗宝珠做准备的！

自从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于1842年订立《南京条约》，将我国领土香港割让给英国，接着，俄国又于1858年和1860年逼迫中国签订《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分割出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先是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紧接着又开放天津、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七口通商。列强长驱直入闯入中国，掀起争夺在华权益的鲸吞潮。这热潮的兴起，就是洋人们纷纷到中国作国土民情调查的原因。

在这些洋人中，出生于奥匈帝国在柏林地理地质学界成名的李希霍芬是颇为活跃的一个。他前后两次到中国调查。第一次，跟随尤伦伯格伯爵率领的普鲁士使团来中国，使团的任务除了与中国签订通商条约，就是为普鲁士帝国选择在太平洋立足的港口。当时，普鲁士内阁首选的立足地是台湾。我们的台湾刚从荷兰的虎口里挣脱出来，又被新兴的普鲁士巨鲸盯上了。尤伦伯格带领李希霍芬考察了台湾，李希霍芬作为地理、地质学家，深深认识到台湾与台湾海峡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多处口岸建港条件的优越，给普鲁士内阁写了称赞在中国台湾建港的报告，可是，率领船队的尤伦伯格的报告唱了反调，他说他的船队在全岛找不到一个港湾可以避开风暴，在台湾寻找良港是没有希望的幻想。尤伦伯格的主观武断伤害了李希霍芬的自尊心，他于1862年退出普鲁士使团。准备另寻进入中国的门路。

李希霍芬曾计划从南路或北路进入中国，从南路进入中国的计

划，因为英法等国早已捷足先登，出钱的资本家不肯出资作重复考察，使李希霍芬无法成行。从北路进入中国的计划则因为俄国刚在远东割去中国的大片土地，不肯让普鲁士人染指这一地区的地理地质调查，使李希霍芬仍然无法进入中国腹地。

李希霍芬的中国之旅，是在他与欧美商会签订提供中国资源情况的报告的合同后，于1868年开始的。他乘一辆马车，带着地理地质考察工具，走遍了中国三分之二的行省，从江浙沿运河北上，走遍齐鲁大地，抵京津，再经满蒙草原，上晋陕黄土高原，深入中国腹地，走遍大半个中国，探查了从平原到山地矿业资源和地理面貌。他根据当时欧洲出版的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当时中国用传统画法标画的中国地图，用他的考察资料重新标画了包括海拔高度的中国地质地形地理图。九年之后的1877年，李希霍芬的五卷本巨著《中国》陆续出版，再过八年，1885年李希霍芬的《中国地图册》出版，这册由五十四张地质地形图组成的地图，一览无余地敞开了中国的大门。

这部书和这册地图对胶州湾是怎样描绘的呢？

胶州湾标注在“山东东部图页”上，图上标出了崂山和青岛口岸边的浮山所，李希霍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胶东半岛，重点调查博山、坊子一线的煤铁矿业资源，对博山的煤矿开采运作情况作了详尽描写，看来，李希霍芬作的虽然是地质地理考察，却没有忘记他为普鲁士王国海军寻找立足点和加煤站的历史使命，他从胶州湾到坊子、博山，再到济南，标出了一条运输煤炭到海港，运送货物到中原大地的理想运输线，并把胶州湾和已经开放为商埠的口岸烟台作了对比，进行了周密的战略思考。

这里抄录《中国》一书里的一段译文：

从这里（胶州湾）修建一条廉价的通向人口稠密的生产地区的铁路。这样，企业就能保证得到充足而又廉价的燃料供应。同时，还可以在港口开发蒸汽机动力生产，并由此发展各种工

业。如此，中国北方的棉花、钢铁和其他产品就可以比较轻松地运进几个重要地区，北方的进口也会更加便宜。拥有大量煤田的山东，取决于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各种相互联系网的建立。因此，我们投在芝罘（烟台）的大部分资金会因此丧失，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投向未来，就会发现，在胶州设立事务机构的利益是如此之大，相比之下在芝罘（烟台）的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胶州湾的开放和上述与内地连接的交通线的开辟，是山东丰富的煤矿资源的前途所在。即使中国在物质上、科学文化上和工业生产上的崛起直接违背欧洲先进国家的利益，但这是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发展趋势，鉴于这种情况，外国列强必须保证自己在这一即将到来的大发展之前得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这是李希霍芬为后来德国占领青岛，以青岛为海军军港，并修建胶济铁路，深入中国中原腹地绘就的战略蓝图。

这时，为吞没青岛这颗宝珠垂涎欲滴者，还有英、法、俄、日等多个国家，他们或以科学考察名义，或以勘察停船海湾名义，或以传教布道名义，云集胶州湾，其实，都在为自家的海军寻找军港暗做准备。一时间，崂山古寺、海滨港湾，到处可以看到洋人的踪迹。

三

这么多国家眼睛盯着胶州湾的宝珠青岛，清朝廷却没有识宝的眼光。

最先看出列强觊觎鲸吞青岛意图的是清廷驻欧洲五国的公使许景澄，这位颇知列强争霸动向的国使，借向朝廷报告购买海军军舰一事，于1886年上奏折，建议在胶州湾建设军港，这位使节看来是熟读了李希霍芬的《中国》和《中国地图册》的，他的奏折说：“山东之胶州湾宜及时相度为海军屯埠。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

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该处为大小海河、胶莱南河会流入海之处。前明于此设立卫所，东为浮山所；西为灵山卫，以资控扼。其外，群山环抱，口门狭近三四里，口内有岛中峙，实为天然门户。地当南北洋之中，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均一二日可达，与直隶海面号令策应，更为灵捷。溯自浙之温州以北，至于青齐滨海各处，非口门坦漫，即港路浅狭，惟该湾形势完善，又居要冲，为地利所必争。应请由南北洋大臣会同察看，渐次经营，期于十年而成巨镇。”这是一个出使西洋的国使的忠言！

英雄所见略同。时隔两月，身在北京的朝廷大臣，御史朱一新也上奏了《敬陈海军事宜疏》，力荐在胶州湾建军港，认为：“欲固旅顺、威海，则莫如先固胶州。”并坦言：“旅顺虽为良港，但口门狭窄，仅容一船通过，易为敌舰封堵，且海岸浅短，易攻难守，岸炮常处敌舰射程下，对未来的战争不利。”这又是一个有见识的大臣的忠言！

但是，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独掌海军大权的李鸿章却没有这样的眼光。

当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把这些奏折批给李鸿章，要海军衙门议奏的时候，李鸿章振振有词地向慈禧太后陈述：臣在确定北洋海军在旅顺、威海建基地前，专门派北洋前敌营务处登莱青道的李含芳前往胶州湾勘察，他将胶州湾、旅顺、威海三港湾作了对比，认为在胶州湾建港，需广建炮台，并需大量驻军守卫，且胶州湾地处胶东偏僻海角，距京津千里之遥，离登州、莱州，海路也逾三百里，一遇战事，远水不解近渴。如果把现有财力物力集中于建威海、旅顺两港，可雄踞南北，扼守渤海湾，确保京津，万无一失。至于旅顺港口门窄，是短处也是长处，这正是敌舰难以攻进港口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现在财力不足，支撑两个港口的建港所需，已捉襟见肘，没有财力在京津千里之外，建一时尚无急需的军港。

一说到建港经费，就封住了慈禧太后的嘴。当时，大量海军建设和军港修建经费被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挪用，李鸿章曾垫出海军建

军白银八十万两用于建造皇家禁苑工程，此事两人各自心知肚明。李鸿章直言建港资金短缺，慈禧太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又时隔三个月，在威海筹建军港的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委派英国籍总兵琅威理勘察胶州湾，写成了《琅威理布置胶澳说帖》，送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上，这份说帖用详尽的测绘数据，以攻守进退的军事眼光，详述了胶州湾建造军港的优势：在胶澳设港宜防守，北靠崂山，南临海门，口门宽阔，岸炮却易封锁敌舰；在胶澳设港宜攻击，湾内只需建炮台六座，即可控制海湾和半岛，给进港之敌舰以全方位的打击；在胶澳设港宜屯兵，湾内水深港阔，中国的南北水师同驻海湾，足可容泊，且腹背无忧，可作南北水师总汇之地。这份说帖绘有胶州湾详图和守卫胶州湾布防图。这套现代地图，是青岛设港开埠前最详尽实用的地图。

但是，这份有分量的说帖被李鸿章打入了冷宫，李鸿章“有情”的是什么事情？是为奢侈腐败的慈禧太后尽愚忠！就是从这年的秋天，颐和园大兴土木，为慈禧太后建别宫，慈禧让李鸿章以海防捐为名，积银二百六十万两，用于颐和园建造工程。李鸿章如果把《琅威理布置胶澳说帖》呈送慈禧太后，那不是给老佛爷出难题，自讨苦果子吃吗？好一副不顾国家利益献媚昏主的嘴脸！

北洋大臣李鸿章颇具狡兔三窟的本领。他是直隶总督，必须保住自己的家门口，所以极力抢修他视为京津门户的旅顺、威海和大沽口军港，以保卫京津要地。可是，他完全清楚，胶州湾是山东的门户，放弃建军港，列强由此登陆会长驱直入，扰乱中原。他既不愿把海军经费消耗在胶州湾建港上，又不愿背上放弃守卫山东门户的黑锅，所以，想出一个既不用多花军费，又不用受舆论谴责的两全之策，为自己挖了一个保险面的藏身窟窿。这就是1891年李鸿章、张曜的联衔奏折。

1891年，李鸿章一手经营的旅顺港、威海港建港和水师建军，都已见了眉目时，他看到了山东巡抚张曜给醇亲王的上书，这位为山东守卫揪心的巡抚力主在胶州湾驻兵建港，保卫山东的东大门。

李鸿章思谋良久，趁与张曜一起进京朝拜的机会，请张曜叙谈，尽叙创办北洋海军的难处，最后恳请这位山东巡抚：“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威海是属张巡抚管辖之地，望多多支持。”

张曜受宠若惊道：“中堂有何吩咐，张曜必当从命。”

李鸿章笑道：“不是吩咐，是恳请。我请张大人兼任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如肯允诺，我即报朝廷审定。”

张曜没有想到专权的李鸿章能请他插手海军，帮办海军事务，当即拜谢栽培之恩。回到济南不久，就收到了帮办海军事务大臣的任状。

这年五月，李鸿章主持北洋海军三周年检阅大典，在渤海湾检阅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的由十三艘军舰组成的北洋海军，以及南洋水师统领郭宝昌率领的由六艘军舰组成的南洋海军，这盛大的检阅式，邀请了张曜为上宾，让他领受检阅南北海军海上编队的殊荣。

李鸿章宠捧张曜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借山东巡抚的财力人力之东风，为胶州湾建港所用也。

检阅大典已毕，李鸿章邀张曜一起乘北洋海军的舰船，察看胶州湾，这是李鸿章第一次进青岛口，但胶州湾、崂山、浮山所、海湾三口以至于团岛、阴岛、薛家岛，因为阅过多个奏折，早已烂熟于心，这次亲临考察，颇含表演之意。

李鸿章、张曜乘丁汝昌所率旗舰由滔滔黄海，驶进崂山南麓的青岛口，顿时风平浪静，他在丁汝昌和张曜扶持下走上甲板，远望崂山，险峻峥嵘，近看沧海，水天一色，绕过小青岛，团岛凼如锋利的牛角伸向海湾，对岸的薛家岛如犀角傲立，好险要的口门啊！

李鸿章问道：“青岛口的口门有多宽？”

张曜答：“口门宽八里，可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舰船。”

丁汝昌用军事术语说：“口门宽广深邃，可是只要海岸修两座炮台，即可封锁航道，绝无防守死角。”

李鸿章赞许道：“好口门，好口门呀！”

军舰前行，湾面豁然开阔浩瀚了，如入巨湖，如进静海，岸上

的山影，映照水上，如入仙境。岸边，帆影片片，渔村点点，远处，隐现着庙宇的红墙绿瓦和卫所的残破城垣。

李鸿章问：“远处的山坡上的城垣、村落有守军吗？”

张曜说：“这村落当是鲍岛村，是以盛产鲍鱼、刀鱼、佳吉鱼闻名的集市。远处山坡上的城垣该是前明和我朝初年的卫所，现在已经荒芜。前海沿的庙宇当为天后宫海神娘娘庙了，是前明时建造。我朝重修的，颇有名望。当今，从崂山到胶州湾的广阔半岛属莱州府即墨县仁里乡管辖，无兵勇防守。”

李鸿章追问：“如列强舰船来犯，如何防卫？”

张曜说：“从最近的莱州府调兵需两天后，才能到达海岸。”

丁汝昌说：“这是不设防的港口啊，如果列强占领此港，可屯驻几十艘军舰的舰队，向我威海基地进攻。反之，如果我军据守此港，可屯驻我南北水师所有舰船，待机向敌舰进攻。军舰在港内，有崂山和薛家岛作屏障，有五至六座炮台即可确保安全。”

李鸿章又一次击掌赞许：“好军港，好军港呀！”

旗舰沿辽阔的港湾转了一圈，驶过阴岛时，张曜指着西岸的胶州方向说：“如果敌舰占领了胶州湾，从这里登陆，占胶州、高密，朝西进攻，我们没有任何高山可作屏障，敌军可长驱直入，直下济南府。”

李鸿章反问：“如果我们死守胶州湾呢？”

丁汝昌说：“青岛口有崂山作屏障，有几营兵死守港口，敌军就无法登陆，可确保山东的东大门。”

李鸿章再一次击掌称赞：“好门户，好门户呀！”

随着李鸿章在丁汝昌、张曜面前喊的这三声“好”，李鸿章一瞬间改变了坚决反对在胶州湾建军港的顽固形象，由建港的死硬反对派，变成了为建港呼喊的促进派。同时，这三声“好”，与山东巡抚一起喊出，也理所当然地把胶州湾建港经费推给了张曜。自己不必出血拨经费，只打一趟花架子空手道，就赚得一个建港促进派的好名声，还赚一个可以屯军御敌的军港，一箭双雕也！